

◆ 梅菲斯特奖获奖精品 ◆

婚纱

日

常晓宏译

黑田研二

ウェディング・ドレス

◆ 梅菲斯特奖获奖精品 ◆

婚纱

目

常晓宏译

黑田研二

ウェディング・ドレ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纱 / (日) 黑田研二著 ; 常晓宏译.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38-8524-0

I. ①婚… II. ①黑… ②常…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5319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2-137号

WEDDING DRESS

© Kenji Kuroda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20000

印 张: 8.75

出版时间: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张 斌

封面设计: 周伟伟

ISBN 978-7-5438-8524-0

定 价: 28.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这部作品在逻辑和诡异上别出心裁，读后令人拍案叫绝！

——东野圭吾

序 幕

一个男子，一袭黑衣，胸前攥着一颗黑血色的心脏。

他神色谨慎，就像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走到屋子中央。

圆形的屋子，仿佛置身于灯塔之下。脚下的地板上，镌刻着怪异的几何图案，酷似黑巫术中的魔方阵。周围，纸片散落一地，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

男子曲身蹲下，在酷似魔方阵的图案中央，摆上手中的心脏，并嘟嘟囔囔地念念有词，恍若咒语一般。

那真是一幅无法言表的异样场景。

屋子的地板、墙壁，全都是单调的黑色。屋子中央的圆桌，同样涂着黑色。墙上即便有13个小窗，阳光依然难以射入，一派黄昏的色调。

在离地面三米多高、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画着白色的十字架。或许是使用了夜光粉的缘故，漆黑的屋子里，唯有十字架闪烁着微光。

13个十字架。各个十字架下面——窗与窗之间——全都捆绑着一个因磔刑而丧生的女子。她们的右手，松弛无力地耷拉着，似乎像刚刚受刑完毕，要从十字架上解放下来的基督耶稣。

13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耷拉着头，一丝不挂，毫无抵抗。左手腕和两个脚腕被墙壁上突出的铁链，牢牢捆绑，无法动弹。

男子的脸上泛起一阵满足的表情，他从魔方阵前站起身来，从怀里掏出几把手术刀，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

手术刀上都沾满血渍，尤其是最右侧的那一把，连刀柄都被鲜血

染红了。显然，那是用来挖取作为供品的心脏的。

男子抬起头，环视着捆绑在墙壁上的女子，她们都围绕着自己。

“好美……”他嘟囔着，声音嘶哑。

“全都好美啊。与今晚的仪式，太协调了——真是绝美的供品。”

男子露出微笑，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女子的脸，一个一个地欣赏着。

那些女子，全都早已丧命。

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脸庞稚嫩的短发女子，腹部受到致命的一击，瞬间断气。她还没来得及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便稀里糊涂地丧了命。或许，她应当庆幸，她没有看到死后遭受折磨的场景。那种场景，比下地狱更可怕。

第五个牺牲品，反抗最为激烈。她小巧玲珑、身材苗条。曾经扭动着身体拼命挣扎，无奈，她的左手腕、两个脚腕都被牢牢捆绑。只能咬住男子的上臂——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反抗。黑衣男子欣赏似的抚摸着被她咬过的地方，然后笑容可掬地把刀子刺进她的前胸。

第九个牺牲品，婚期即将来临，沉浸在幸福之中，也带着绝望离开了人世。

这13个女性，都是被作为供品，悲惨地走向了死亡。男子的视线在其中一个银发女子身上停留，那是他选定的“第十三个供品”。

男子嘴角浮现出一丝笑容，他一点一点地靠近“第十三个供品”。

红色的液体，顺着漂亮的乳房，呈一条直线流下，她胸前有一个大窟窿。几分钟前，还在她体内跳动的心脏，就这样被黑衣男子捧着带到了魔方阵的中央。

男子把手放在她的下颌上，努力扶起她的脸。女子翻着白眼，早已气绝身亡。她那苍白的唇边，还有溢出来的滴落的鲜血。

男子似乎在欣赏一幅价值不菲的画作，他歪歪嘴角，满意地点点头。

男子的手刚一离开，女子的脖颈便像被丢弃的玩偶，极不自然地

耷拉下来。

看着这一副副怪异的姿态，男子憋着声音，笑了起来。

“只有这样，我才能拯救妻子迷失的灵魂，我会打心底里感谢你们的！”

黑衣男子跪了下来，嘴唇贴着银发女子的脚尖。

“‘第十三个供品’——你的心脏是所有供品中最完美的，只要把你的心脏供奉到魔方阵的中央，仪式就可以完成了。很快——很快，你就又要回到我身边来了。”

男子双手抱着银发女子的脚，喘着粗气。

“在阴间流浪的妻子的灵魂，经过今晚的仪式，就会重新降临人间。你，就是妻子转世后的肉身。以后，你作为我的妻子，我们将一起度过余生。”

男子抬起头，神情恍惚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很快——”

桌子上的手术刀，动了起来，铿锵作响。就在男子回首的一刹那，响起了轰鸣般的巨响。

“大门终于打开——恶魔就要现身了……”

男子嘟囔着，瞬间，震耳的轰鸣声响彻四周。

魔方阵周围散落着的旧纸片，突然开始在空中飞舞起来，犹如在魔方阵中心刮起了一阵旋风。

桌子上的手术刀，也开始在空中迅速飞舞，它们充满了灵性，就像狰狞的怪物一样，向男子袭来。其中有一把掠过他的脸颊，刺进墙上悬挂的女子腹中。

震动愈加剧烈。男子的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一种看不见的魔力，把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拖向墙壁。

魔方阵中央供奉着的心脏，就像软体动物一样，开始在地板上蠕动。

“老婆——老婆，你是要回来了吗？”

男子挣扎着扑向蠕动的“心脏”，可是他的身体被紧紧贴在墙壁上，动弹不得。他懊恼地歪着嘴。

很快，连结实的桌子也给刮倒了，开始在地板上翻滚。

“啊——”

男子惊叫一声，只见到处乱滚的那张桌子，“啪嚓”一下碾碎了心脏。

就在这一瞬间——雷鸣般的轰响中，那个最后被挖去心脏的银发女子，陡然跳了起来。

与此同时，周围瞬间鸦雀无声。疯狂飞舞的纸片和手术刀，以及四处乱滚的桌子，都安静下来。

“嗯……”死寂的室内传来了女子的呻吟声。男子睁开双眼，凝视着银发女子。

女子的眼睑动了一下，慢慢睁开。她咳了起来，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涌出，然后仰起脸回视着男子。

女子双唇噤着：

“我回来了——老公。”

1

从阳台望去，那些粗大的樱花树呈现出半开的状态。晚饭时分，本想就此随便聊聊。还有，电视综艺节目上说，前些日子刚上映了一部香港电影，尤其受年轻情侣追捧。我想下周约他一起去看看。

可是，他一开口，我的这些想法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嫁给我吧。”

我把快到嘴边的意大利面重新放回盘子里，缓缓抬起头来。他脸颊微微泛红，笑容中带着些许忐忑。

“差不多也该考虑结婚了吧。”

瞬间，我大脑一片空白，都不知道U君在说什么。

通心粉味道不错呀，怎么做的？不好意思，能不能换个频道，我想看看棒球比赛的结果……

U君平常讲这些话时，都很自然。可是现在，他讲话的声调判若两人。红红的脸颊，可能都归罪于饭前喝的白葡萄酒。

我呆呆地注视着U君的脸，“嫁给我吧！”他这次一字一顿地说，语气坚定。他的表情如此认真，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

咣啷——紧握着的叉子从我手中跌落，撞到盘子边，在桌子上连翻了三个跟头才停下来。

“又是在开玩笑吧？”

我凝视着滚落的叉子，小声说。我声音嘶哑，听起来就像患了重感冒一样。

没错，U君总是这样，爱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逗我玩儿。但是，今天晚上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儿。

你这么说真没劲——话刚到嘴边，我突然感到胸中涌起一股热流。

“小傻瓜，我这次说话可是很认真的。”

“没看出来。”

我一时感到呼吸困难，本想强作欢颜，但怎么也做不到。嗓子哽咽，一颗颗泪珠忍不住滚了出来。

“小傻瓜，怎么哭了？”

U君面带微笑站了起来，他从身后紧紧地抱住了我。

“还没到哭泣的场景呢。”

“可是——”

我大脑还是一片空白，不争气的眼泪流成一片，看起来怎么也止不住。

“哎呀呀，大小姐，别哭了。你看，控制眼泪的阀门都失灵了。”

我脑海中突然冒出这句童话里的台词，当时，我正在写一个爱哭的小女孩和住在她眼睑后面小矮人的童话故事。

“快修好阀门，要不最后就糟了。”

在我写的童话里，主人公就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小女孩儿，那也是我童年时代的写照。

“祥子，你到底答应不答应我的求婚？”

U君在我耳边啜囁着。

“嗯？”

我用手背反复擦拭着眼泪，抬起头来，感觉脸颊火辣辣地疼。

“你还没回答我呢。”

U君笑吟吟地望着我，他的眼角刻着几道深深的鱼尾纹。只要看到他这种笑容，我就总能定下心来。

“像我这样，真的行吗？”

“你又来了，总是那么爱贬低自己。”

U君笑着在我脖颈上轻轻一吻。

“可是，像我这样的——”

“小傻瓜，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

他又一次说我“小傻瓜”，这都已经是第三次了。

从小学时起，我就总是被别人这么说。

傻蛋样子、乌龟样子，做什么都笨拙的笨样子。就连爸爸都不待见的蠢样子。

“你们知道吗？听说祥子她妈刚一怀上她，她爸就另有新欢，跟别的女人跑了……”

同学们讲的这些话，刻薄而残酷，就像刀子一样深深刺开了我幼小的心灵。即便是现在，心灵深处的那个伤口依然没有痊愈。也许，这种伤害还会伴随我一生吧。有时，我会接到同学聚会的邀请函。但是，迄今为止，我还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参加一次。毕业纪念册也很少打开，如果有可能，我真想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抹掉！本应属于少女时代的宝贵记忆，于我而言，却只能讳莫如深。

如今虽说已长大成人，但我还是被不停地骂作“傻瓜、笨蛋”。无论是打工地方的老板，还是接待的来客，就连司机师傅，今天都说了我好几次“笨蛋”。

U君也总称呼我为“小傻瓜”，但是我心里却感到暖洋洋的。怎么会这样呢？同样一个词，为什么U君嘴里的“小傻瓜”和别人说的“笨蛋”感觉就不一样呢？

“我再说一遍，嫁给我吧！你怎么没有反应呢？”

我无法回答。只是嘴唇动了一下，吐出一点空气，仍然一言未发。我想努力作出答复，可不争气的泪珠又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扑入U君怀中的我，泣不成声。

“小傻瓜。”

U 君的声音很小。

他又说我“小傻瓜”了，这都是第四回了。可是，我依然十分欣喜，心里异常感激。

U 君和我相识，仅仅才过了三个月。

我 31 岁，U 君 28 岁——我们在这个年龄相互开始交往，当然也应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然而，才认识三个月他就向我求婚，未免有些唐突，让我不知所措。

当然，我们保持着定期约会，极其自然地经营着这段恋情。但是，我还是没有自信，不能确定他是否爱我。

难道不是这样吗？像我这样的女孩儿，如果有男的会真正喜欢，只能认为他的口味相当与众不同。我既不特别可爱，性格又不开朗。从来与打扮无缘，所谓爱好什么的，根本就没有。而且，生性笨拙，畏葸不前，不善言谈——和我这样的女孩儿结婚，简直都不敢想象对方能得到幸福。

大学时代，我曾和比我年长两岁的学长交往过，当时我们同在一个研究小组。他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疏远了。因为，我总是表现出一种被动的姿态，当然不会主动和他联系了。

也许，那时相互之间也都不是特别认真吧。既然都上大学了，如果连个恋人都没有，会被旁人笑话的。当时，许多人就是带着这种怕落伍的心情，才模仿别人开始恋爱的。

遇到 U 君之前，爱一个人究竟是何种感觉，我一点都不理解。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半信半疑，难道自己在恋爱的感觉上有什么欠缺吗？

当然，我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会和他人分享。我对父亲一无所知——在缺失父爱中长大的我，根本都不明白如何给予别人爱。

一过 25 岁，我周围同龄的女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一个个结了婚。然而，即使看到她们洋溢着幸福的笑脸，我的心头也没有任何感

慨和焦躁，只是以一种格外淡定的心情目送她们而去。结婚这玩意儿，也许和我的一生都无缘吧——就这样想着，我活到了今日，直到邂逅U君。

和他初次相识，还是去年岁暮的事情。那天，妈妈的七七刚刚顺利办完，我独自一人走在回公寓的路上，心情黯然。

我在想，什么时候等自己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到底会有几个人能守在我身边流泪呢？——就这样，沉浸在郁郁寡欢之中的我，在12月寒冷的北风中踽踽前行。

妈妈11月份去世，这一下，自己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我像被抽空了一般，茫然送走每一天。其实，与其说我这个人讨厌孤独，还不如说一个人过让我感觉更轻松。可是，等到了真正一个人过的时候，我反而弄不明白了——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比如说，明天，一旦我的身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到底谁会注意到我呢？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按部就班——什么都不会发生，地球也在照样转。别人根本左右不了我，我也一点不会去干涉别人。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是为了什么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呢？这样的我，是没有任何生存价值的。

过去的31年，我是为了什么才活着的呢？

“哎呀，糟了糟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身边忽然传来男子的声音。他这是在和别人讲话吧。我一边凝视着地面滚动的小石子，一边慢慢地向前走去。

“你知道吗？听说视线的高度和思维控制密切相关呢。比如，对于容易晕车的人，要让他们把视线投向耳朵以上高度的位置。视线保持在仰角25度到35度这个高度范围，可以让人在精神上更加沉静。你看，如果从这里仰望的话——对，对，就是那座大厦最高的那一层——把视线投向那里，岂不是正好？”

那是一个口齿伶俐、言辞干练的男子。他一定是那种业绩突出的

商业精英，无论和谁都能够无拘无束地交流，总是昂首阔步，对人生充满了自信——而这，正好和我截然不同。

在他身边，或许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儿吧。他正乐此不疲，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从电视或杂志上得来的知识。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抬头向前方望去。的确，正如他所言，在这条遍布瓦房的古老街道对面，能看到一座淡青色的大厦。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就会慢慢心平气和的。哎呀，不过，还是有必要对你进行一下强度治疗。当你长时间沉浸在抑郁中时，视线要投向仰角 60 度到 80 度的范围——瞧，有飞机在飞吧？请看那里。”

我循声回望，看到一个有着运动员气质的短发男子站在那里。他年龄不大——看起来似乎刚参加工作，或者还在上大学。虽然天气很冷，但他只穿着短袖衬衫和斜纹裤，笑眯眯地看着我。他的脸庞长得很有个性，眼睛细长、目光敏锐，就是鼻子很大，让人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滑稽。

路上，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别无行人。直到现在我才终于发现，原来他是在和我讲话。

“你好。”

他开口说话时显得有点不好意思，我看到他眼角有几道深深的鱼尾纹。我一言不发，冲他点了点头。眼前这个男子不像是坏人。虽然我不习惯这样被人搭讪，但是也并没有把他当做坏人。

“你好，我叫——三笠勇纪。”

他近前一步搭话，看起来毫不见外。

“您有什么事情吗？”

我满脸疑惑。

“突然和你搭讪，很冒昧。没有吓到你吧？我真的没有泡女孩儿的想法，只是看到你一个人走路那么悲伤，就不由自主地想招呼你了。”

他这样做还谈不上是泡女孩儿吧？我觉得他挺怪的，“扑哧”一

下笑出声来。他也笑了。

要是放在往常，有男的主动和我这样搭讪，我一定满脸通红，马上逃之夭夭了。可是，不知为何，他的笑容却让我很放心。也许，这是由于他看起来比我还小，满脸稚气的缘故吧。

“呵呵，恐怕你认为我脑子有问题吧？没错，朋友经常说我有病，还总嘲弄我。只要我看到有困难，或者好像不开心的人，就会马上坐立不安，总想打个招呼，帮点什么的。结果，总是被人骂多管闲事。可是，即使对方骂我一顿，我也会觉得痛快。因为，如果坐视不管，认为他们形同陌路的话，我心里反而更没着落。”

他说话的口吻，听起来半真半假。如果能有这种泡妞儿的手段，也真是太有才了。不过，他的言辞虽然平淡无奇，但他身上的气场——包围着他的气场，不知何故，却一点一点地温暖了我的内心，感觉很舒服。

“看看，到底还是妨碍到你了！我这么多管闲事，替别人瞎操心，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他虽然弯着腰，但眼睛却从下方盯住了我，样子很滑稽。我慌忙摇摇头。直到此时我才察觉，方才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那层灰色薄膜，开始渐渐剥落。

“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我也很少见地主动挑起了话头。

“嗯？”

“喏，就是刚才你说的视线能控制思维那回事儿。”

“啊，是真的！连坂本九都这么唱过。”

他——三笠勇纪，说着说着突然就抓住了我的双肩，硬把我拉到他跟前。我一时站立不稳，差点儿就扑到他怀里去。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烫。

“我可比你高 15 厘米呢！”

我慌慌张张想离他远点儿，可是肩膀却被他紧紧按住，一点都动不了。

“如果两个人在距离 25 厘米的状态下，你仰视着我的眼睛，仰角大约 30 度。这个角度可以使人精神更加稳定。还记得吗？那个勾股定理。”

我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地跳，这么剧烈的心跳，以前可从来没有体验过。我慢慢抬起了犹豫的眼神。

“喝杯茶怎么样？”

他微笑着，以 30 度的角度俯视着我。

就这样，不经意间，我就被这个男子泡到手了。以后若是再不小心，肯定会倒大霉的。

我不是三岁孩子，这点常识还是有的。可是，我还是接受了他的邀约。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破罐子破摔，就是觉得自己一个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让别人管，也想找个人管。

我要脱胎换骨。一想到今后可以摆脱自我的桎梏，我就充满了勇气。

从小时候起，我想改变自我的愿望就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只会更加讨厌自己。然而，天生羞怯的我，尤其惧怕别人的目光。我总是在担心别人的想法，结果一直到长大成人我都没能够改变自己。

可是，现在或许就是个转机。

妈妈的七七结束之后，身着丧服走在回家路上的我，就这样被人给泡了。而且，轻而易举就着他的道儿，我都觉得自己不太检点，甚至有些下作。

我之所以敢跟他走，也许是因为我想和过去的自己诀别的缘故吧。

如今，静下心来细细一琢磨，那时候的我，可能还是真想破罐子破摔吧。

U君很会说话。他那些离奇古怪、杂七杂八的知识，真假难辨。每当他滔滔不绝地卖弄时，我都会感到很有趣。

他在电影公司工作，这一点，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虽然没有什么爱好，但每个月也会看一两部电影。沉浸在电影情节中如醉如痴时，我就完全忘记了那个无聊的自己。我想，创造梦想——在那个流光溢彩的世界中工作的他，和我简直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上的人。

后来听他说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公司就是受当地企业和学校的委托，制作一些宣传广告活动的胶片和影视教材。即便如此，他所说的一切，我还是感到很新奇。

我也尽可能让自己更加充满活力。最初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装模作样，可是不久，也许是酒精在作怪吧，不胜酒力的我也开始有说有笑起来。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如此放纵、口无遮拦。

我们互相留了对方的手机号码，在小酒馆前接吻，然后极其自然地步入了一家宾馆。一场游戏一场梦。妈妈已经离开了人世，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为我的行为而叹息了。

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遵守社会秩序，主要是因为有什么人在牵挂着自己。我终于发现，这可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从此，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不复存在了。

不善于人际交往的我，当然也不是对男人一无所知。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真到了床前接吻，就要行男女之事的时候，我却胆怯起来。我胃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就一把推开他，直奔厕所而去，吐了个翻江倒海。止住呕吐之后，我又冷静了下来。

我这是在干什么啊？

自己真是不要脸，简直丢死人了。他在背后想叫住我，可我头也不回，慌忙逃出了宾馆。身着丧服的我，根本顾不上周遭旁人的目光，只是在一味地狂奔。